

橄榄绿文库丛书·长篇小说

风暴萨拉河

■ 冉炜君 著

人民武警出版社

橄榄绿文库丛书·长篇小说

风暴萨拉河

冉炜君 著

人民武警出版社

2004·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暴萨拉河/冉炜君 著. -北京: 人民武警出版社, 2004.11
ISBN 7-80176-089-1

I 风.... II. 冉 ...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3115 号

书名: 风暴萨拉河

作者: 冉炜君

出版发行: 人民武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 号 (100089)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武警部队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270 千字

印张: 11.25

印数: 1-8000

版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76-089-1 / I·034

定价: 23.00 元

1

朝日戈生活的那片草原极美，牧人们依兴安岭，沿萨拉河，择青草而居。那儿本来是盛产长调和爱情的地方。当然，草原需要勇士的时候，他们就出勇士。这个被称为萨拉部落的人多数都姓孛儿只斤，这是圣主成吉思汗的姓，朝日戈的全名因此应叫孛儿只斤·朝日戈。

萨拉河是从大兴安岭北边流过来的，到了萨拉部落就像小姐的腰，婀娜地扭了一个弯，远远望去像天上的月亮栖在随季节变幻着色彩的草原上。河水很深也很清，颜色幽蓝，那是草原天空不变的色儿。部落里的牧人就给它起了一个直白而漂亮的名字：萨拉河。萨拉在蒙古语中是“月亮”的意思。女人们则称它为香河，因为它滋润的草原铺满了一种蓝色的地娇花，极香，只要能看见河，就能闻到芳香的气味儿。喝萨拉河水长大的女孩儿白里透红，到老皮肤都不会粗糙，就连吃岸边草的牛羊，肉的纤维里都织着缕缕花香。因此，这里没理由不出美女。萨拉部落的女人双眸明亮，颧骨微高，那是爱情和常常飞上双颊的红晕造成的。颧骨微高的女人轮廓清晰，美艳动人。但是，她们成为寡妇的几率却较高。萨拉部落的男人，则有着高而挺拔的鼻梁，这是因为他们时时刻刻都在那么奢侈地呼吸着草原、河流、女人的芬芳，以及冬季的寒冷空气。高鼻

梁的男人多数是剽悍而性感的。但是，他们自从失去了老祖宗用骏马和弯弓争来的自由后，就征战不断。有些年代是为了天堂般的家园，有些年代是为了中原的皇朝更替，20世纪30年代后他们更是屈辱到了顶点。日本人侵占了这里，建立了满洲国。成年后的英俊男子必须按照满洲国的《国兵法》去为日本人打仗，有的一去便不再回返。

朝日戈家的春营盘在萨拉河那个月亮湾的东北角。他是父母惟一养活的孩子。家里还有阿布（父亲）、额吉（母亲）和额吉收养的女儿珊丹玛。身体一天天魁梧起来的朝日戈，越来越具备萨拉男人的味道了。浓重的剑眉下细长的眼睛里不知不觉中收藏着倔强。他不爱笑，轮廓分明的嘴巴总是紧闭着。珊丹玛比朝日戈小两岁。十八年前，额吉在草原上拾牛粪发现了这个正在啼哭的女婴，她像捡到了一块黄金一样，极其兴奋而又极其小心地将这个小生命兜在袍子里抱回了格勒（蒙古包）。额吉把睁着大眼睛的女婴往朝日戈身边一放：“嘛！佛爷给你送了个媳妇。”两岁的朝日戈不知媳妇是做啥的，但他终究是有了一个比他小的娃娃做伴，高兴之余就趁额吉热奶的时候，好奇地给女婴塞了一嘴奶豆腐，差点把襁褓中的珊丹玛噎死。现在，格勒里的慈爱和鲜奶让珊丹玛像草原上的萨日朗花般艳丽地开放了。她的美丽不仅仅是萨拉部落式的。她的眼睛就像那条萨拉河一样水灵，带着永不消失的笑意。浓密的睫毛因为长而向上翻卷，黑黑的眉毛为了呼应那美目，如新月一样弯而修长。乌黑光洁的长发带着河水一样的波纹倾泻到腰际。额吉常常在她的头发上变着花样，有的时候是一条大辫子，有的时候是两条长辫子，有的时候则是把头发都包在红色的头巾里，额前只露出几绺自然髻曲的刘海儿。她是那种身材匀称而结实的女子，那个时代这样的女孩儿在男子眼里是最性感的。

这一年，十八岁的朝日戈初中毕业了，他还没有下一步的

打算，就在家里料理牲畜。这个冬季过后，马群里添了不少小驹子。他们要给马打印、打鬃，还要用套马来增强马的体力，而这些是男人的活儿。草原上的男人干活儿多数同娱乐有关，譬如放羊，他们可以天高地阔地悠扬自己的长调；给母牛催奶，他们就拉起深情的马头琴；到了套马的时候玩得就更热闹了，谁能套住最烈的儿马，谁就能成为草原上的英雄。朝日戈的阿布曾是著名的套马能手，可是后来身体里永远也稀释不了的酒精把他害了，让他的手不断地颤抖，失去了命中目标的准确性。朝日戈十六岁时就显露出了继承阿布才能的天性，十八岁时，他就成功了。不但令草原上的老人对他的家庭刮目相看，年轻的崇拜者也是用现代追星族那样的眼神看他。

套马一般在每年最后一场暴风雪将萨拉河面上的冰吹开，春天真正来到草原时进行。这个时候，方圆几十里的牧民都把各家的马群赶到一起，比试着套马的本领。这种劳动含着游戏的成分。牧民们已经在寒冷中呆得太久了，人和牲畜都需要在大地复苏之前活动活动筋骨，联络一下感情。这一天，几千匹饮足了萨拉河水的马，随着它们的主人从四面八方集结而来。它们把萨拉草原当成一只金黄色的大鼓，扬起铁蹄尽其气力嘶鸣着欢跳其上，将它擂得惊天动地，像是非把春天的嫩绿踏出来不可。有的马摇着头，鼻子里发出噗噗的响声，这些大都是还沉浸在严冬的噩梦中没有醒来的马，它们想弄清楚这个冬天是不是真的过去了；春情骚动的雄马，来到大马群中就更不老实地了，卖弄地围着邻居家的母马搔首弄姿地兜着圈子；下过驹子的母马根本不理那一套，她们不焦不躁地带着自己的驹子在马群拥挤的间隙中奔驰，回避着性骚扰；那些长鬃飘飘的儿马知道它们才是今天的主角，骄傲地炫耀着自己一冬贮存的体力，就像那些骑在马上竖着套马杆子的男人，将要在异性面前极尽自己机智的头脑、强悍的体力和灵活的身体一样。

朝日戈穿着蓝色蒙古袍骑着他那匹叫雪儿的马，来到男人们中间，他听到人群里有人喊道：

“朶腊！朶腊！多漂亮的马啊！”

“瞧，它的鬃长得多长啊！”

朶腊是蒙古语“火焰”的意思。“火焰”是朝日戈家马群中的一匹枣红色儿马，已经六岁了，长而厚重的鬃从来没有剪过。当它奔跑起来的时候几尺长的红鬃高高扬起，就像举着一炬红色的火焰。它的到来令人们兴奋起来，小伙子们竖着套马杆，跃跃欲试，恐怕没有哪一个男人不想套住这匹暴烈、机智而又无所畏惧的儿马。

今天，无论是套马的还是观看套马的人都多于往常，这也是因为朶腊。它的著名吸引了萨拉河一带甚至远近草原的牧人和他们的女人、姑娘们。那些带着自己的未婚女儿前来观看套马的父母们，都是在这种活动中物色女婿的。

朝日戈在欢乐的人群中寻找着他的同学敖海，他纳闷套马就要开始了，敖海怎么还没有赶到这里。他的阿布其林扎布来到他身边，看样子他已经喝了不少酒。他骑在马上搂住儿子的肩膀大声说：“去吧，套住朶腊，你才能做草原上最棒的男人。套住它，我就把它给你当坐骑，珊丹玛也是你的了！只有最好的套马手才配骑咱的朶腊，只有最棒的男人才配娶咱的珊丹玛，就像我才有资格和你额吉生活一辈子……”

朝日戈笑着掂了掂手中的套马杆，望着父亲那因为自豪而挺得颇高的胸说：

“阿布，你的儿子可是牧人啊。”

“你说得对！牧人不但能征服烈马，也能赢得女人的心！”

其林扎布说罢，举着酒壶指向萨拉河边，所有盛装观看套马的姑娘都站在那儿。河边经过一个冬天的蹂躏仍旧泛着蓝颜色的地娇花，用它们尚存的香气包裹着观众，让那蓝色的地带

成了她们对小伙子进行评判的检阅台。朝日戈随着阿布的酒壶指处，看见珊丹玛的身边竟站着梦亘珠兰，他的心怦然动了老大一下。

梦亘珠兰是敖海的妹妹。她的额吉也是萨拉部落人，因为舅舅幼时被孟克图庙选为转世活佛，他姥姥家就成了宗教贵族，在旗里建了院落。现在，他家还有三座洁白的格勒和大群的牲畜，放牧牲畜的人们仍在萨拉草原走着营盘。

两年前，朝日戈和梦亘珠兰就是在她家的夏营盘里认识的。那是一个多雾的早晨，朝日戈和敖海相约到山林中打猎。两人在格勒里喝足了奶茶，朝日戈拉开哈勒嘎（蒙古包门），一股潮湿的雾气带着清新的空气飘进格勒。这清凉的空气对刚喝过热茶的朝日戈很受用，他弯腰刚迈出格勒就像被小牛犊子顶了一下，毫无防备地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呀吉（怎么回事）！”朝日戈不由得喊了一声。

这时，他听见随后出来的敖海在一旁大笑起来。朝日戈抬起头，原来眼前竟站着一位姑娘。她穿着一件月白色的蒙古袍，头上戴着用萨拉河边蓝色的地娇花编成的花环，怀里抱着一只雪白的小羊羔。她离他那么近，他闻到了从她身上发出的蓝幽幽的香味。这是一种他十分熟悉又说不清的气味儿，好像在遥远的记忆中，又似在每时每刻的生活里。他大张着嘴吃惊地看着这位像雾又像云的姑娘，下意识地问：“你是谁？”

那姑娘抱着小羊羔呆呆地望着朝日戈，眼睛像布满星星的夜空那样深邃。她的脸飞上了红晕。她说“我认识你呀”，可又想不起来和他在哪儿见过面。

敖海拉起朝日戈：“这是我妹妹，珠兰。”朝日戈站起来不知说什么好，拍了拍沾在屁股上的土，头也不抬地说：“对不起，吓着你了。”

敖海对妹妹说：“你不是想认识朝日戈吗？这就是。”

梦亘珠兰这时也跟着哥哥笑了起来：“该说对不起的是我呀，是我冒冒失失撞倒了你……”

“没什么，没什么……”朝日戈说着从马桩上解下马，逃一样先跑了，弄得敖海夹了几次马肚子才赶上他。

也许，朝日戈的忧郁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梦亘珠兰像一只小牦鲁莽地闯进了他的心里。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与珊丹玛成亲才是额吉和阿布的愿望。可是，从那以后，梦亘珠兰却常常出现在他的面前，她说是来看哥哥的，朝日戈却从她的眼睛中看出了她对他的那份爱意。随着额吉越来越多地谈起他和珊丹玛的婚事，朝日戈开始回避梦亘珠兰了。

现在，他远远地看见梦亘珠兰和珊丹玛一起站在盛装的观众中间，心里还是不由得增加了一分套住尕腊的豪气。阿布看到他的鼓励在儿子心里产生了作用，呵呵笑着抬起巴掌在朝日戈的肩上使劲压了压，调转了马身。

梦亘珠兰好长时间没见到朝日戈了，心里就像丢了什么似的。听说敖海要回草原参加套马，她想在这种场合一定能见到她思念中的朝日戈，就缠着哥哥带她一块儿来。敖海戏弄地问她：“我可以带你去，但是你得告诉我，你是去看朝日戈还是看套马？”

梦亘珠兰被哥哥问得不好意思，伸直脖子对敖海喊道：“都看！怎么啦？”

“没重点可不行！”敖海装出要走的样子。

梦亘珠兰着急地拉住敖海央求道：“好哥哥，你不愿意伤妹妹的心，是吧？”

敖海看着妹妹的样子终于忍不住笑起来：“走吧，走吧，女孩子真够啰嗦的！”

敖海一路上都在想着珊丹玛。虽说珊丹玛对他还没有深刻的印象，但她却已经牢牢地占有了敖海的心。那还是去年夏天的时候，敖海来到夏营盘度暑假。那天，天气很热，太阳把格勒晒得像个蒸笼似的。敖海独自来到萨拉河，他想在河里畅快地游个泳。当他走到河边，却看见蓝色的河水中游动着—个赤裸的女子，正轻松自如地划动着四肢，长长的黑发浸在河水中挡住了她的双臂和后背，臀部从纤细的腰际隆起，勾勒出令人赏心悦目的曲线。原来女人的裸体是这样美！他不由得惊呼了一声：“哦，塔河妮（河神）……”他想跳起来跑掉，可是双腿像被胶粘住了一样，迈不开步子。敖海踉跄了一下，索性躲在芦苇丛中，任凭自己的心狂跳不已……

敖海在芦苇丛中目不转睛地盯着河中的塔河妮。他以为这个世界就这样永恒了，再也不会发生变化了。他想：“我要是一根芦苇多好啊，可以每天守着萨拉河，每天看着在这里畅游的塔河妮。啊，我应该叫她‘我的塔河妮’！河神姑娘的传说传了几千年了，可有谁能像我这样有幸目睹到她的芳颜呢！”

敖海正在遐想着，河里的女子突然向下一沉不见了。他心里一惊，忽地站起来就往河边跑，那女子却从河的中间一跃而起。他看见她那湿漉漉的乌发在太阳下竟然闪动着银色的像鳞一样的光，结实高耸的乳房在他的眼前一晃，又没入了水中。啊，敖海认出来了：“她是珊丹玛，原来是朝日戈的妹妹珊丹玛呀！过去，我怎么没有发现她竟是如此美丽呢！”

珊丹玛闭着眼睛，在水中用力一摆头，水珠从脸上和头发上甩起来，带着阳光的七彩斑斓又落入河水中。接着她翻动了一下，又仰过身来躺在河面上，把她的全身都展现在了敖海面前。敖海终于醒过来了，他知道，要想永远得到珊丹玛，必须在她还没有发现自己的时候尽快离开……

兄妹俩从旗里赶到草原最快也得三个小时。敖海看到套马就要开始了，他心里着急直怨梦亘珠兰耽误了时间。可是，当他在人群中看见珊丹玛时，脸上却立即显出了灿烂的笑容。“喂！你好啊，珊丹玛。”敖海从马上跳下来，向珊丹玛问候道。

珊丹玛认出了敖海，也对他问候道：“你好！”她的目光绕过敖海，落在跟在他后面的姑娘身上。

敖海拉过梦亘珠兰介绍道：“这是朝日戈的妹妹，你就跟她在一块儿吧。”

梦亘珠兰听说是朝日戈的妹妹，心里立刻对珊丹玛有了一种亲近感。她对哥哥说：“你快去吧，告诉朝日戈注意点安全。”

敖海开玩笑地说：“你就记得朝日戈！好了，我走啦。”

朝日戈看着阿布离去后，目光又转向了河边。这时，一匹马驰到他身边停住了，有人在他肩上给了有力的一掌。

“看啥呢！”

朝日戈被惊醒一样猛地扭过头去。原来是敖海！他正在马上向他欠着身子喊叫。朝日戈一看是敖海，哧地笑了：“我以为你不来了！”

“你阿布不是说‘只有草原上最棒的男人才配娶珊丹玛’吗？我也到了该娶媳妇的岁数啦。”敖海说着把套马杆举起来，竖了几下。

“你小子是为了珊丹玛啊，重色轻友的家伙。”

“你难道不喜欢我妹妹梦亘珠兰吗？”

“说什么呢？梦亘珠兰还是个小丫头！”朝日戈有点言不由衷地说。

“小什么，额吉也要给她物色郎君啦。她在家里可总念叨

你，我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你刚才盯着我妹妹吧？好好在她面前表现一把……”

朝日戈听着敖海的话又向河那边望了一眼，虽然脸上有些燥热，可还是打断敖海的话说：“你别打珊丹玛的主意！”“这事儿由得了你吗？”敖海把目光投向河边的珊丹玛说。

朶腊加入到大马群后就冲到了群马之首，使整个马群形成了一个剑拔弩张的形状。是时候了！那些骑在兴奋得不停地踱着碎步的马背上的男人，组成一个“U”字形阵营。他们左手紧拉着缰绳，右手握着套马杆，两只脚踩在马镫里向外撇着，身体如弯弓起伏在马背上，眼睛兴奋得血红。“呜——”他们嘴里发出呼喊，像吹响了号角涌起排山倒海般的怒涛，盖住朝日戈和敖海的声音。而朶腊正如离弦的箭，带着大马群追风而驰。举着套马杆的男人们，看中自己的目标，外撇的双脚向里一收，像一支支射出的箭冲入马群。

套马开始了！

很快就有人套住一匹铁青色的乌烈（三岁的公马）。它经过一场无望的挣扎后驯服下来，任人修剪着它的长鬃。它那琥珀般的大眼睛低垂着，里面满是屈辱的泪水。当人们为它剪过鬃后拍拍它的屁股，放开它又去追赶下一匹马了。那匹乌烈在原地打着转，恭敬而不安地看着自己铁一样的鬃毛落在草地上。它抖动着那短短的、像刷子一样直立在背上的鬃毛踟躅不前，抬头望着那仍旧气势磅礴的大马群夹风挟尘而奔，不知能不能再追赶上它们。

朝日戈和敖海是为了套朶腊而来的，他们一直不离前后地举着套马杆跟在朶腊的后面等待着甩杆子的机会。这时的马群之首显现出一个三角形，那是枣红的朶腊、骑在白马上朝日戈和骑在黄马上的敖海。

珊丹玛打量着梦亘珠兰这位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姑娘。她穿着品青色的蒙古袍，系着淡粉色的朴素（蒙古袍的腰带）。光洁乌黑的齐耳短发，像春季草原顶出的嫩草一样鲜亮。细腻白皙的脸上，长着一双不属于萨拉部落的眼睛，那是一双既不很大也不是太小，让人见了就想多看两眼的眼睛，清澈明亮像是星星落进了淖尔，涨得那一湖秋水要溢出来一般。

“你叫啥？”她的美丽高贵使珊丹玛稍显局促地问道。

“我叫梦亘珠兰。”她的回答落落大方。

“梦亘珠兰？多好听呀！”她觉得这个名字很特别，那是佛灯上跳动的火苗的意思。珊丹玛望着梦亘珠兰由衷地赞美道：“你的额头就像明亮的潮尔蒙（启明星）。”

“大家从小都叫我这个名字，自己觉得挺平常了。你真漂亮，跟朝日戈长得一点儿都不一样。”梦亘珠兰拉起珊丹玛的手，仔细地着她她说。

“我是额吉从草地上捡来的，所以长得就不一样了。”珊丹玛如实回答着梦亘珠兰自言自语的话，倒让梦亘珠兰觉得自己唐突了。她过去听人说朝日戈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妹妹，却不知道她的身世。

“兴许我不是额吉亲生的才能活下来吧！额吉生过六个孩子，只活了朝日戈一个。额吉说，我是佛爷送来的礼物，和朝日戈是天生的一对，所以就好养活。”

珊丹玛得意地说着，梦亘珠兰却不由得一阵心慌意乱起来。

马群之首的三角阵营突然冲上来一个牧人，这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强壮男人，珠木沁草原的著名套马手。他扬起套马杆甩向右前方的朶腊。朶腊像是发现了后面来的危机，屈起左侧

的前腿压弯道似的划了个弧形，套马杆在马头的上方甩了个空。套马与赛马不同，前者比的是智慧、体力，以及驾驭马的技巧，而后者则是单纯的速度较量。接下来观众就看出了离此地五百公里以外那片草原上的这位著名套马手的老辣。他没有收杆子，而是让它成为一个固定的圈套。结果刚刚挺起身来的尕腊，一头钻进了套子。尕腊大概没有想到自己会落进马套里，长嘶一声直立起来，像人一样回过头去吃惊地看了套马手一眼，然后卷过身体，像是为了摆脱屈辱一样，甩起火红的长鬃腾空跃起，将正在发力地拽着套马杆的男人从马上拔了下来，把套马杆踩得烂碎。它带着圈套继续飞奔着，一副赴汤蹈火的样子。这个意想不到的场面让人们呼叫起来，他们的心里也对尕腊增加了更多的敬意。但是，越是烈马就越刺激着牧民驯服它的愿望。

珊丹玛和梦亘珠兰也被这精彩的场面吸引了，她们跟着人们拼命地呼喊。梦亘珠兰也学着牧人们的样子使劲扇着棉袍的下摆，好像这样就能扇起风，把自己助威的呐喊送到套马手的耳朵里。她一会儿喊着：“敖海加油！”一会儿又喊：“朝日戈加油！”珊丹玛停下叫喊不解地推了推她问：“哎，你到底给谁加油啊？”

梦亘珠兰想也不想地说：“他俩呗。”

珊丹玛带着教授的口气，认真地对她说：“你这样不行，我就只给朝日戈加油，一心不能二用的。”

“敖海是我的哥哥呀。”

“朝日戈又不是你的哥哥。你给你的哥哥加油，我给我的哥哥加油，看他俩谁厉害。”

“不，我想让他们一样厉害。”

“咋能一样呢？不就一个尕腊么。”珊丹玛不解地自语道。

套马活动征战正酣的时候，草场对面的丘陵上驰来一辆绿色军用吉普车。车上坐的是伪圣山军事总管区司令科尔沁的末代贝勒甘珠尔桑、圣山骑兵师师长浦宫和他的秘书才野、参谋乌恩其，他们是奉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到阿尔山中蒙边境勘察地形的。诺门罕一带最近边界冲突不断升级，战争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如果诺门罕战争爆发，这里就是一条草原运输的通道。王爷出身的甘珠尔桑被眼前这万马奔腾的场面吸引，一直萦绕着他的战争阴影一时间被马蹄踩碎了，令甘珠尔桑的心激动起来：“气势真大呀！”他感慨地对浦宫说：“好久没有见到这样的套马场面了。”

“你说什么？”浦宫扶了扶架在鼻子上的金丝眼镜，从冥想中转过神来问。

“你看南面。”甘珠尔桑指着车窗外面。

浦宫沿着甘珠尔桑的手指透过车窗，裹挟着尘土的大马群出现在他眼前。

“嗨噫！什么的干活？”

“牧民正在套马、剪马鬃。”

“我在满洲十几年了，还没见过这字气势盖天的场面。”浦宫转过身对坐在后面的秘书才野命令道：“快！相机。”他说着就要下车。

甘珠尔桑连忙摆着手说：“找个制高点，马群跑过坡地后在这儿就看不到了。”

浦宫把抓在门把上的手松开，对司机说：“开快点！”

司机按参谋乌恩其指的方位调了方向，挂上前加力挡朝高坡冲了上去……

“好。把车停在这里，别惊了马群，它们不认识咱这玩意儿。”甘珠尔桑对司机命令道。

他们走下车。马群震动着草原，发出沉沉的春雷一般的轰鸣。甘珠尔桑望着大马群惊叹：“这就是蒙古人的灵魂，咱骄傲的资本啊！唉，只可惜，现在不是成吉思汗的时代……”他举起挂在脖子上的望远镜，将焦距对准跑在前面的尕腊，感慨地对乌恩其说：“看到了吗？那匹红色的生个子，像火焰一样，是一匹出色的战马啊。”

浦宫跳下车后就举着相机，嘴里“索嘎、索嘎”地对着马群照了起来。戴着眼镜的小个子秘书站在他背后直搓手。

“司令，您看那两个紧跟在红马之后的套马手……”乌恩其在他的望远镜里一边跟踪着目标一边对甘珠尔桑说。

“哦？”甘珠尔桑把焦距对准正在与尕腊较量的朝日戈和敖海，“你的眼力不错啊！他俩脸上那股天不怕地不怕的杀气就是当兵的料。这里的男人是最勇猛的，这里的马群也是最好的，只要需要，我们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在这里征集到最好的士兵和最好的战马。”甘珠尔桑把军帽摘下来，当凉棚一样遮在眼前，信心十足地说。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为自己打仗呢？”乌恩其把望远镜挂在脖子上，看了一眼还在“索嘎”着寻找角度的浦宫和他的秘书。

甘珠尔桑听了乌恩其的话，把望远镜停在半空：“你该知道这个时间表……”说着又移动了一下地方。

这时，大马群里的尕腊已将夺来的套马杆踩得烂碎，正带着绶带一般的马套奔跑着。朝日戈和敖海骑着一白一黄两匹马紧追其后，朝日戈举着套马杆在空中扬起一道道弧形，而敖海已经向尕腊甩了几次杆都落了空，他的身子几乎站在了马上。尕腊毕竟有了几年成功摆脱剪鬃的经验，也许是厌倦了被追赶的逃跑式的游戏，飞驰中形成了一个与人恶作剧的计划，它要试试这两个小伙子的才智。

尕腊突然一卷身体，像机灵的巨型火狐一样调转头来，赴死一般冲向两个执意要套住它的年轻人。朝日戈和敖海谁都没有料到尕腊会来这一手，朝日戈的马扬起前蹄，突然嘶叫起来，猝不及防的朝日戈身体向后仰去，眼看着就要掉下去了，却又像有块儿吸盘似的翻上马背。人群中发出一阵赞叹声，为朝日戈的骑术，也为尕腊的智慧！敖海和他骑着的黄马却径直地冲出几十米后才转过弯来。这时尕腊插入大马群，众多套马手正举着套马杆向尕腊驰来，他们一边喊着粗话，一边向尕腊布阵。尕腊甩起长鬃在人的阵容前旋转跳跃，它的身上出了汗，在近午的阳光下通体润滑更显得红艳逼人，通红的长鬃随身而起如猎猎迎风的战旗，向人们发出挑战般的野性宣言。

梦亘珠兰看见哥哥敖海被尕腊甩掉了，心里着急地喊着：“哥哥、哥哥，快跟上尕腊！跟上朝日戈……”但是，当她的视线一转到套马场的中心，又被朝日戈吸引了。

尕腊的神性让人们吃惊并且恼怒，牛筋制成的马套和粗俗的谩骂在半空中扬起，而朝日戈却像狼一样伏在马上。他的父亲其林扎布举着酒壶像裁判似的在马上唱起没人听懂的歌。尕腊直身冲向套马手时，它的额鬃扬起几乎盖住了双眼。朝日戈看中这一刹那，忽地跃起身体向尕腊再次抛出了套马杆。他命中了。尕腊遇到了真正的应战者，它兴奋地一蹶后腿，身体直立起来，使朝日戈手上的套马杆弯成了一张巨大的弓。套索滑过尕腊的两耳，眼看它就要在朝日戈的杆下逃逸了。就在尕腊身体下落的时候，朝日戈轻轻地一抖手腕，一股柔韧的力传到挥比（套马杆的顶部）。套索越过尕腊的双耳，它的脖子终于没从牧人的套马杆下解放出来。尕腊再一次愤然跃起，这个力量是巨大的，它想把套马人拽下马去。但，朝日戈没有使劲拽套马杆，而是顺势放松套马杆跟着尕腊凌空跳起，马套从尕腊光滑的长颈滑到它健壮的前胸。失算的尕腊没有像其他的同类